



知食份子林金城最深情的饮食志，
用文字开启你的味觉记忆，
领你一同散步到茨厂街、槟榔屿等地，
咀嚼人生百味。

「马来西亚」
林金城
——
著

散步 味觉

舌尖上的马来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味觉散步

舌尖上的马来



〔马来西亚〕
林金城——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舌尖上的马来·味觉散步 / (马来) 林金城著.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609-9869-5

I. ①舌… II. ①林… III. ①饮食—文化—介绍—马来西亚 IV. ① 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9917 号

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7-2014-314 号

本书中文简体出版权由大将出版社 (马来西亚) 授权, 同意经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舌尖上的马来·味觉散步

[马来西亚] 林金城 著

策划编辑: 白 雪

责任编辑: 高越华

封面设计: 肖 杰

责任校对: 九万里文字工作室

责任监印: 朱 霞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武汉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5

录 排: 北京嘉泰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华中科技出版社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隔海序书

文 / 林文义



台北人，曾任自立晚报副刊主编，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著有《遗事八帖》等五十册著作

吉隆坡与台北的距离究竟是几千公里？地图坐标细加索引，就在南中国海北与南。

初习文学时年少的我，首次惊艳于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家李永平，而后是张贵兴……热带雨林充满想象，情欲、暴烈、温柔。彩丽之鸟，异形之兽，大王莲以及漆树；我从马华文学初识了那狭长而神秘的半岛南国，如在梦中。

久未相见的老友詹宏志、王宣一伉俪在以《门外汉的京都》《理想的下午》扬名海峡两岸的台湾作家舒国治的婚宴上同桌面坐，三十多年老友重逢，欢声笑语，喜悦莫名。宏志兄忽然提起：“马来西亚最著名的美食作家林金城说过，他是你的读者。”翌日，宏志夫人宣一热诚地发来林金城先生的联络方式，终于，隔海千里的陌生顿时亲如熟稔。2013年1月8日，我和金城兄初会于吉隆坡。

因缘欢聚，其实一切都是文学眷爱。金城兄年少时渡海赴台，留学于台南成功大学，竟然主修机械工程而非文史；他的散文初集《快门速笔》（1998，十方出版社）以散文、摄影合集，其中以台湾作题的呈现是那般的贴切而沉稳。

“知食份子”系列创作，索引、追寻各地美食的起源、历史、品味，已然跳出如今普世的饮食描写。新集名为《味觉散步》，是一册精妙的心灵之书。金城兄文字的独特在于之前以“知食份子”总括的饮食创作，实访、品味、寻史中皆不忘加以人文的思考延伸；《味觉散步》则明显是小说体式的散文，借诸般南国美食叙述人生的喜怒哀乐。

熟谙金城兄文字风格的读者，此次应惊艳于他全然以文学书写，醍醐灌顶地要你深思人生；红尘多色、悲欢凡间，缓慢行路，用意深情。

孤路后巷大树头、烟缠巷口白果粥、江湖·狼肉·烟、木薯诱惑、汤杯咖啡乌、色戒肉骨茶……单看篇名，便知好笔的林金城不忘文学初衷的心有宏图。我揣想他有意将小说、诗、散文三者合一，展演盛宴，建构一种前所未见的新文体。

《知食份子》是形，《味觉散步》是心。吉隆坡三日，除引领我遍嗜各方美食之外，他与我谈论最多的还是眷爱的文学。这一次欢喜见面的久仰多时的马华作家：龚万辉、曾翎龙、黄俊麟、莊若诸君皆是能手，因缘俱足，马华文学自有江山如画，美景无限。

赤道通过的马来西亚，华文书写的眷爱和坚执，美学型塑以及内在的江湖；金城兄回归文学本质的《味觉散步》确是隽永的心灵之书。美食品味，人生悲欢，尽在其中。

原来，吉隆坡与台北没有距离。

二〇一三年三月廿六日 台北

知识分子的故事

文 / 傅承得



诗人、作家、文化人及出版人，1959 年生于马来西亚檳城，1997 年创立大将书行，1999 年创立大将出版社并担任社长至今。著、译、编作逾四十种。

每一道菜，背后都有故事；每一个人，背后都有故事。

金城为菜肴说故事。也许，我们也该说说金城的故事。

与金城交往频密是 1999 年。那年，我们为了“动地吟”诗曲朗唱巡回演出，全马共演了廿二场。他的朗诵让我惊艳，个性却是沉着稳当。那时的他已以诗人、创作歌手、古迹维护者和摄影师等身份著称，是个很有素养和创意的人。

巡回演出后，金城沉寂了好几年。不写诗了，也不见他发表其他创作。那些年，我也忙着大将出版社焦头烂额的扎根工作，甚少与他联络。2007 年，“动地吟”主朗诗人游川去世，翌年我们重新发动了“动地吟”纪念他，金城归队，担任节目总监。此后，我们有不少合作机会，但我还是没有问起他“消失”的原因与行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暂时不想说的故事。

2013 年 4 月 2 日清晨，我们同车到加影新纪元学院出席《南大颂》史诗歌舞剧筹备会议。我说：“你邀我写序，对于饮食文化我见识浅薄。”他说：“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除了林文义先生，这本书就只邀你写序。”

放下诗人等身份许多年后，金城以“知食份子”的面貌现身，广受注目。仿佛他扭转了身姿，离开了文学艺术冷清清的殿堂，走入了柴米油盐闹哄哄的人间烟火。对于金城的“蜕变”，我内心有着无限的赞赏。从出版方面说，文学创作者其实不必自我设限。

擅长文字表达的人可以去寻找生活周遭与人生领域无穷无尽的内容，以另一种方式呈现给不同的读者群，我称之为“书写策略”。书海茫茫，书写者应该让人看到自己的阅读经纬度。而金城，做出了绝佳的示范。

然而，我最想知道的，是这背后的故事。

1997年他大姐去世。她曾百般呵护小时候的金城。她喜欢吃，经常带他四处“搵食”。贫穷的岁月，吃的当然是古早的咖啡店或路边的档口。所以，大姐走后，怀念她的方式就是重回这些小食档，重拾当年的记忆，重温炙烫的亲情。

然而，许多味道都消失了，儿时的摊贩已不见踪影。亲情与口味的双重失落，让惆怅的他萌生了书写饮食文化文章的念头。于是，金城花了三年多时间到处去吃。也许不能这样说，该说他是到处去了解“吃”这件事。他挖掘一道又一道菜肴的来源，做足功课，图文并茂，告诉读者它们的过去与现在。他碰触的，是食物在文化层次的由来与根本，让我们知道自己究竟在吃些什么。

除了与家人和朋友相聚，我不爱吃，因而我也不懂吃。但我懂得读。因为金城的影响，我硬啃了几部饮食文化的学术论述、囫圇了几本有关食物的小说。如同所有的选择，背后彰显的是一种生活态度。金城不以“美食家”自诩，这显示了他的人生取向；他也从不介绍五星级餐馆的菜式，这表现了他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好吃”只是官能的满足，牛羊吃草也津津有味；“知食”则是理性思维，怀抱的是人文素养，吃下的是精神营养。于我，这才是“懂得吃”的人。“知食份子”因而不是“知道哪里有好吃的的人”，而是“懂得吃什么与怎样吃”的人。金城懂得吃什么与怎样吃；当然，他也懂得不吃什么，以及怎样不吃。

这是个有趣的人。“知食份子”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对吃充满知性的热忱，却又吃得如此冷静。他说：“无所谓吃得健康，只要吃得自然。”在这个贪污舞弊横行的国度，金城在2012年“动地吟”巡回演出时朗诵的诗是《知食论》。政治的腐败如同“文明病”，也可以通过有所不食而根除。

吃，从来不只是为了生存与美味；金城的饮食书写，也不只是为了文化寻根。他的文字背后，说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持有相同饮食与人生态度的人会结合在一起，漠视或排斥那些犯了禁忌和罪恶的人。这条界线如此分明。感谢你读这本《味觉散步》。

而我最想感谢的，是金城的大姐，她让我们拥有了一位知食份子。

也许，这一切的起因，尽是怀念。

二〇一三年四月廿三日 世界书香日



目录

茨厂街食志 01

- 孤路后巷大树头 /002
- 中华巷猪杂粥 /012
- 永远的昌记茶室 /020
- 烟缠巷口白果粥 /027
- 大口仔肉骨茶 /037
- 江湖·狼肉·烟 /041

槟榔屿纪食 02

- 格成红豆冰 /050
- 春满园妈姐鸡 /057
- 五叉路南兴茶室 /064
- 风车聚宝楼 /071
- 奶巷裸条汤 /077
- 汕头巷红豆霜 /082



味觉散步 03

- | | |
|------------|------------------|
| 年味 /090 | Tempe /128 |
| 番婆饼 /095 | 潮州粥谱——念何谨 /136 |
| 臭草绿豆汤 /100 | 番薯解禁 /146 |
| 峇厘烧 /106 | 木薯诱惑 /151 |
| 鸡仔饼传奇 /114 | Kuih Bahulu /155 |
| 广府炒鸳鸯 /122 | 月亮薄撑 /159 |

无声书 04

- 月老椰浆饭 /166
- 两桶鸡蛋饼 /169
- 烫杯咖啡乌 /172
- 鸳鸯糕 /174
- 色戒肉骨茶 /176
- 海南鸡饭 /179

- 通心粉 /181
- 佛山煎鱼饼 /183
- Black Forest /185
- 韩国茶馆 /187
- 广西豆卜 /189
- 穿柜桶底 /192

后记 05



01

茨厂街食志

- 孤路后巷大树头
- 中华巷猪杂粥
- 永远的昌记茶室
- 烟缠巷口白果粥
- 大口仔肉骨茶
- 江湖·狼肉·烟

孤路后巷大树头

这条S形后巷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此，走到腰处才发现别有天地，两间宽阔的食店一字排开，露天搭起布帐，遮阳挡雨，是通道，也是摆满桌椅的食堂。





指天街火車頭
 鴻圖客棧
 成記茶樓
 均益隆雜貨鋪
 嘉應會館
 關帝廟
 中華戲院
 羅爺街海味鋪
 三間莊
 五支燈
 中央公市麗章茶樓
 仲有緣
 大樹頭

相约在酒店的大厅，朋友递来一张笔迹端正的小抄，上面写的正是我在电邮中特地交代请老人家记下的想要重访的地点。朋友拍拍我的肩膀：“反正我是看不懂中文啦！相隔半个世纪的前尘往事，只要你能找到一处，我就代我父亲请你喝一瓶啤酒，如何？”

老人殷切慈祥的目光，促我将小抄好好端详。

阅后，不禁愣在当场。

狮城的朋友趁学校假期，特地驱车北上吉隆坡寻根旅游。说父亲大病一场后突然想要“回来看看”，同时也该让小朋友知道爷爷最初落脚南洋的地方。

朋友知道我不务正业，有事没事酷爱访古寻食拍照，所以硬要我充当向导。

七旬老人自称睽别这城市数十载，记忆所及的尽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景致。10岁那年只身乘船从广东南来，投靠在苏丹街做柴炭生意的叔公店里，帮工8年，后因叔公病逝才跑到新加坡；一番勤奋，最终在牛车水落地生根，开了一间咖啡店。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五·一三”之后曾回来茨厂街探望朋友，不遇，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当然，我是不忍心让老人家当场扫兴，坦白告诉他这些他铭记了半个多世纪的眷怀所在，几乎已被从吉隆坡版图上连根拔起了。

如战前还有条火车铁轨经过的指天街，现在已变成络绎不绝的敦陈祯禄路；而老人特别注明的位于苏丹街口的火车头，也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被拆除，现在那里耸立着一栋酒店；拐进苏丹街，经过柏屏戏院（噢！不对，现在已改建成酒吧旅馆）不久，根据资料在杂货行斜对面的雪兰莪大厦，其前身原是一排经营火炭买卖及杂货药材批发的战前老店，想必就是老人当年投靠叔公之处吧！一旁的嘉应会馆，在 1965 年重建成 4 层楼的现貌，以前曾是一栋庙宇式的传统建筑，而老人怀念的显然就是古色古香的旧会馆了。再往前几步，与人镜慈善白话剧社同排的鸿图客栈，曾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马来亚指南》里被归类为吉隆坡第一级客栈呢，而现在却只剩下残破不堪的建筑立面，成为露天停车场的入口……

我正思忖着该如何安排这天的行程，老人却似乎已读出我的苦处，开朗地说：“跟牛车水的变化没什么两样是不是？几十年啰，有什么东西可以不变呢！我早已习惯了走样的新加坡，只要带我到原地走走，就算回来过。”

我们一路停停走走，循着老人残东缺西的记忆地图，穿越美化过后的茨厂街区，陪他走一段 50 年前的路。

虽然说了不打紧，却从老人脸上读出了一开始期盼重遇的兴奋，到后来越走越往下跌堕的心情指数。佛有缘斋菜馆已无缘再见，老人依稀记得柜台上拨动算盘的轻脆声响，以及摆在墙上那精美的十八罗汉瓷器装饰；一口气走完整条中华巷，就是找不到当年妈姐卖的牛肉碎粥及关刀凉茶；老人猛回过神来：“怎么中华戏院失踪啦？”拐出谐街去寻找关帝庙，还好，巷口正对面的印度庙还在，走几步路就可以看见那座修建得很不岭南的关帝庙，刻意的红墙绿瓦，还多此一举地在门前加了个比例奇怪的牌坊。老人抬头望向屋脊上那簇新的石湾陶饰，终于认同了我的说法：真是庸俗啊！我们继续往前走，在茨厂街与思土街的交叉口，旧时的均益隆杂货铺前喝了一碗冬瓜罗汉果龙眼糖水。老人静默地看着人龙：“甜啊……甜到牙都痛。”

这时，小朋友嚷着要去吃午餐，老人搞懂后面露微笑：“来来来，爷爷带你们上成记茶楼吃大包！”说时老人看看我的表情，马上伸出舌头低声地问：“冇咗喇（没



有啦)？那我们去三间庄吃肉丸粉好吗！吓！又有咗喇？不然我们去中央公市的丽章茶楼吃叉烧鱼肉面如何？吓！又拆咗添（拆掉啦）！再不然我们到师爷庙后巷吃碗猪杂粥或云吞面好了！”这次两个小朋友已迫不及待地跟着一起嚷：“吓！又拆咗添！”

“毙家伙！”老人用手抓抓白发：“不如去大树头啦，那里最多食档了！”

小朋友亮着眼睛等着看我的嘴型——

好！



大树头是吉隆坡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个著名的小贩聚集地，有十多个固定或流动食档轮番经营。附近就是东方巴士总站，早晚人流不断，成了当年小贩讨生活的热门之地。由于这一带植有许多大树，风过叶落，绿伞成荫，因此得名。





曾听过一些老吉隆坡人口述历史,说当年的苏丹街以及设立夜市之前的茨厂街一带,白天虽然热闹繁华,但入夜后却异常冷清,卖小吃的食档不多,热闹的反而是越过指天街靠近现在西冷路(Jalan Silang)一带的大树头。那里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街头小吃,如潮州粥、滑牛炒河、生虾炒粉、客家牛肉丸粉、潮州炒粿条、大鸡包、云吞面、海南鸡饭等等。大树为帐,繁星点点,围坐在大光灯的光晕里说笑谈天,一碟炒粉、一碗清粥,已是许多人羡慕不已的快乐时光。

我们一行人沿着茨厂街走去,上了天桥,越过老人家口中的指天街,再行至与孤路街(Lebuh Pudu, 又称古路街)交界的路口,老人突然像找回一些珍贵记忆似地笑了起来:“前面是五支灯吗?向左就是中央公市(现在的中央艺术坊),那我们向右走到尽头就可以看到大树头了!”

老人兴奋地牵着孙子的手,加快了脚步,不晓得是因为即将重临旧地,还是相隔半个多世纪的记忆倏然苏醒。我却跟在后头,担心着要如何为自己闯下的“祸”圆场……

“吓!又系咁嘅(又是这样)?”老人回过头耸耸肩,笑成小孩似地将眼眯成一线:“变咗一间购物中心啰!”两个小朋友顿时笑成一团,用带着英语腔调的广府话学着爷

爷的口吻：“又系咁嘅？又系咁嘅……”我放下了心头大石，看着如此温馨动人的一幕，笑得差点掉下眼泪。

朋友拍拍我的肩膀：“谢啦！我已经很久没看到老爸这么开心过了。”

虽然大树头在 1970 年代左右已被拆除，原地兴建起这座 Sinar Kota 购物中心，然而当地的一些知名食档经过迁地经营，几十年下来已成为吉隆坡的饮食名店，将古旧风味保存至今。像谐街的颂记，就是当年摆在大树头附近巷子里的一档并不显眼的客家牛肉丸面摊；还有现在 Jalan Imbi 的苏记炒粉，更是打着大树头姜葱炒牛河的名号，将大树头美食记忆发扬光大。

问题是，会有多少年轻人知道“大树头”指的是哪里呢？上一代集体记忆的时代场景，一旦沦为失根的商品符号，搞不好大家还以为是店前植了一棵大树，所以被冠名“大树头”呢！

走，我带大家去品尝保存在后巷里的大树头风味吧！

